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

——历史心理分析研究

[法] 让-皮埃尔·维尔南 / 著

Jean-Pierre Vernant

黄艳红 / 译

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ÉTUDES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Études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B932.545

1

2007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

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 ÉTUDES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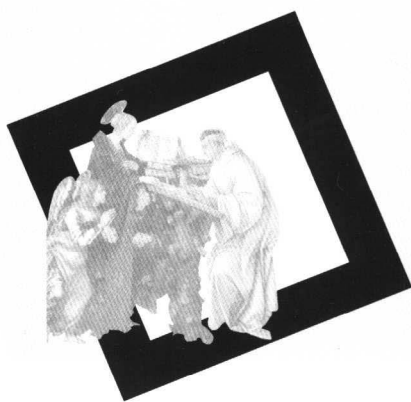
——历史心理分析研究

[法] 让-皮埃尔·维尔南 / 著

Jean-Pierre Vernant

黄艳红 /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 (法) 维尔南著; 黄艳红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高毅, 陈丰主编)
ISBN 978-7-300-07822-9

- I. 希…
II. ①维…②黄…
III. 神话-研究-古希腊
IV. B932.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1379 号

欧洲社会文化史译丛
主编 高毅 陈丰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
——历史心理分析研究
[法] 让-皮埃尔·维尔南 著
黄艳红 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6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55mm×230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29.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40 000	定 价	45.80 元

总序

人类历史的发展，世界文明的演进，动力何在？我们认为主要在于形形色色的人类群体及其文化的相互碰撞或交往。而自从有了整体的、真正的世界历史之后，人类社会林林总总的交往类型中最具关键意义的，大概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往了。

所以，作为东方人的我们，需要了解西方文化。对于我们来说，西方人或西方文化是“另类”，是“他者”，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可是何为“西方”？我们知道，这个概念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得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说到西方，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欧洲。当然，也有可能同时想到北美，想到澳洲。但那些地方曾经都是欧洲人的殖民地，是欧洲移民建立起来的社会，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社会的一种延伸，其文化根基还是在欧洲的。更何况后来还有大量的非欧洲人流入，再加上还有不少本土的原住民存在，以致那些地方“世界民族杂居”的特点一直比较突出，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突出。至于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族群能否在这些地方真正组合成关系和睦的“世界民族大家庭”，并在此基础上为我们这个地球村打造出一个共同“世界文化”的样板，这事现在还说不准，但这些地方的“西方”特性已远不如欧洲那样纯粹或典型，却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应该只有欧洲这一块地方——而这个“欧洲”，常常还只能特指西欧——因为东欧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在很多方面都和西欧有

着本质的差别，很难扯到一起去。

事实上，“西方”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指的也就是欧洲，而且主要是西欧（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西方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就因为这里在18—19世纪里突然发达起来了，发展出了一种本质上迥异于以往各个时代的“现代”型生活方式，并从此开始引领世界历史新潮流，滥觞了一场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当然这首先是一个“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过程，其间发生过（而且至今还在经常发生）许多令广大“东方”民族难堪不平的事情。所以，东方各民族要自立，要奋发图强，要彻底摆脱对于“西方”的从属状态，就必须深入了解西方，了解西方崛起的历史及其根本缘由。

简言之，欧洲既是西方文明的老根之所在，也是现代文明的老根之所在——这就是我们把眼光锁定到欧洲（尤其是西欧）的主要理由之一。此外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欧洲这片土地现在有一种特别的重要性。在20世纪上半叶，欧洲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欧洲本身也因此惨遭蹂躏，几近万劫不复。但经过战后数十年的改革调整，欧洲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一体化程度极高、囊括了25个主权国家的超国家组织——欧洲联盟，从而有可能彻底告别其数千年战乱不断的历史。欧洲的这一变化，无疑能为人类解决有史以来一直在困扰着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并提供很多有益的启迪。不仅如此，作为世界之一极而又坚持多元民主原则的欧盟的出现，还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注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健康因素，让世界在抵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保障和平发展乃至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等方面，增添了不少希望。现代欧洲何以能有如此作为？广大非欧洲的民族和国家应该怎样协调与欧洲的关系以推动一种健康的国际新秩序的建设？这类问题

也是时下人们不能不经常考虑到的。而我们编译这套书的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能为这种思考做一点资料上的贡献。

接下来就该说说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关注欧洲的“社会文化史”了。毋庸赘言，要了解西方或欧洲的文明，就不能不了解欧洲的历史，而了解欧洲历史的第一步工作，通常都是读欧洲人自己写的欧洲历史书——只有读到一定数量、悟出一定道理了，才能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观点和视角，然后才谈得上做我们自己的研究。可是，欧洲人写的欧洲史著作很多，为何要独重“社会文化史”这一个领域？这里主要有两个理由。

首先，“社会文化史”是当今欧洲史学最前沿的领域，也是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史学界最新潮的学问。我们知道，欧洲人的欧洲史研究，至少从18世纪（尤其是19世纪）以来就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风气常新，能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和流行的研究方法总是变动不居。这一情况当然并不难理解：史学潮流的变化速率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速率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顺应时代的史学创新实际上折射着史学界对社会进步的敏感，代表着史学界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而重新认识历史的努力，或者说是史学界在新形势下对历史内涵的一种带有现实关怀的刻意发掘，它既体现了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也是史学研究的一种发展或深化。显然，目前正盛行于欧洲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因而是我们在今天译介欧洲人的欧洲史学作品时不能不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其次，“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内容，对于我们了解欧洲文明的本源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价值。所谓“社会文化史”，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依我所见，它属于广义的文化史范畴，只是在论述中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之类和

人类社会生活相关的因素有所侧重。既然是一种文化史，那它我们就以往比较熟悉的欧洲的政治史或经济—社会史可能更能深刻地反映欧洲各民族的特性，因为按法国年鉴学派（该学派在20世纪的一大半时间里一直在引导着西方史学的主流）的著名理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传统的情性领域，它具有抗拒变化的特征，演变速率极为缓慢，但也正因如此，它能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起到极为深刻有力的制约作用。严格说来，这种“社会文化史”也并不是今天的欧洲人发明的，实际上它非常古老，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欧洲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那里，在他的那部《历史》中就能找到不少社会文化史的成分。在后来欧洲历史编纂学的流变历程中，也一直并存着文化史和政治史这两股大的传统势力，而文化史那一脉还曾在18世纪经由伏尔泰的史学实践大大地风光过一阵。只是随着19世纪下半叶实证主义的勃兴，偏重阐释的文化史学才跌入低谷，出现了偏重史实叙述的政治史学叱咤史坛的局面。不过时过不久，到20世纪初叶就发生了“新史学”对所谓实证主义“传统史学”的反叛，政治史趋于衰落，一种包括文化史在内的总体史开始复兴。但在20世纪中期，“新史学”由于片面注重物质层面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仅完全排斥政治史，而且还出现了忽视文化史的倾向，逐渐走入“见物不见人”的死胡同，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反叛”，由此既促成了政治史、叙述史的复归，也唤起了对文化史的重新关注。然而，由于这场造反运动是在以年鉴学派为先导的西方史学主流内部发生的，而且很多造反者本身就是年鉴学派的核心成员，他们反对的只是领袖布罗代尔的上述那种“物化”历史的片面倾向，而无意触动该学派关于历史时间可以划分为长、中、短三个时段以及长时段因素具有最终决定意义这些根本信念，故而他们所倡导的政治史或叙述

史以及文化史都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就是都有意识地把不同时段的因素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都很注意分析各时段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所以，这个时候的政治史和文化史其实都是“新”的：从政治史方面来说，由于掺入了对各种长时段的、而且主要是文化的因素的考量，结果兴起的实际上是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史学”；而从文化史方面来看，由于和短时段因素相关的“叙述史”兴趣的复兴，以往长期被忽视的人物活动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交往活动，也都进入了文化史研究的领域，于是便有了我们现在正在关注的这一股“社会文化史学”的新潮流。

由此看来，我们这套译丛的推出不仅有可能增进国内读书界对西方文化的深层次了解，同时还有可能为我国的欧洲史研究——乃至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甚至包括所有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化，提供特别的助力。

当然这还仅仅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深知，要做好这样一个开放性的译丛，绝非易事。首先，要获得足够多和足够好的选题，就绝不是仅靠一两个编者能做到的。因此，我们诚恳期望所有关心这套丛书的读者朋友都能来参与她的建设，企盼你们积极提供西方出版界相关的好书讯息，并随时提出你们的批评与建议——让这套丛书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高毅

写于北京八大处

目 录

1985 年版导言	1
导言	5
一、神话的结构	13
赫西俄德种族神话——一种结构分析	13
赫西俄德种族神话——商榷之商榷	44
结构方法和种族神话	84
二、时间记忆的神话特征	110
记忆的神话特征	110
“遗忘之河”与“死之修炼”	139
三、空间组织	158
赫斯提—赫耳墨斯 论希腊人关于空间及 运动的宗教表现	158
希腊第一个宇宙论中的几何学和圆形天文学	208
阿那克西曼德宇宙论中的几何结构和政治观念	223
古代希腊的空间和政治组织	247
四、劳动和技术思想	273
普罗米修斯和技术职能	273
古希腊的劳动和自然	284
古希腊人劳动的精神特征	306
论希腊技术思想的形式和限度	312
五、形象的副本	335
不可见的形象和副本之心理范畴：克罗索斯	335
从不可见物的现世化到对外表的模仿	350

六、宗教中的人物	366
希腊宗教人物面面观	366
七、从神话到理性	383
古朴时代希腊实证思想的形成	383
哲学的起源	414
索引	424
译后记	460

1985 年版导言

——献给 I. 梅耶松

《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问世已经 20 年了。对法国的古 5
希腊学而言，这部著作是历史心理学研究的开山之作。1965
年，该书作为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主
编的丛书中的一部，由弗朗索瓦·马斯佩罗书店首次出版。

1971 年，这部著作作为马斯佩罗微型丛书的一部分，
经过修订和增补后再版，共分两卷。这套丛书包括九部重印
本著作（第一批共三部，其余六部随后出版），在 20 年内连
续推出。

在 1965 年版的序言中，我曾表达这样的愿望：即我的事
业不要成为孤立的事业。我当时希望，在希腊学家路易·热
耳内（Louis Gernet）和心理学家伊尼亚斯·梅耶松（Ignace
Meyerson）开辟的道路上，能出现更多对希腊人内在精神史
的研究、对心理结构的研究，以及对下述变迁的研究——这
种变迁影响了 8 世纪到 4 世纪^①希腊人的整个心理活动和心
理机能表象：时空背景、记忆、想象、个人、意志、象征手
法和象征符号的运用、推理方法、思维范畴。现在，我的心
愿已经实现，在这方面，我可以举出一些出色学者的名字。
此刻，若以比较的观点来看，对古希腊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① 指公元前 8 世纪和前 4 世纪。作者在论及古希腊时，往往省略“公元
前”，下同。——译者注

正如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一样，已当之无愧地在古典学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目前的这个版本恢复了第一版式样，将所有的材料都集中在同一卷中。与第二版相比，该版增加了三篇新编写的论文，在我看来，它们与整部著作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6 关于赫西俄德（Hésiode）种族神话的研究，这部著作自然要给它一席之地。赫西俄德的叙述一开始就为我提供了一个范例，在我看来，这个范例能够展示对神话著作的结构分析可能和必须的面目。在第二版中，我曾对一位哲学家的反对意见作了答复。维克托·戈尔德施密特（Victor Goldschmidt）曾给我很多启发，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他在其最后的著作中重新考察了我们各自的论著，为的是高度概括地总结思想史的结构性阐释问题。这次，应是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反思一个现代学者的阐释方式——如果他愿意考察戈尔德施密特所称的“作者的意愿”的话——是否应将结构分析和历史视角进行结合和交叉。就种族神话来说，考古学已经提供了8世纪英雄崇拜的产生和发展的新材料，这些材料使我重新思考先前的分析，以便对有关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进行修改。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结构分析方法的应用在法国和其他国家获得了成功，无论是对其他神话的研究，还是对希腊神话的整体研究都是如此。有几位学者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马塞尔·德蒂亚那（Marcel Detienne）尤其值得一提。如果要我在我的著作中挑选出这种解读方法的最具代表性的范例，我很愿意援引在《神话和社会》中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解释，以及后来在《希腊国家的牺牲宴》（副标题“人的餐桌”）中又以更准确更全面的形式进行的阐发。

第二项研究着重分析了希腊造型艺术从表现不可见物向

模仿外形的转变，它是有关复本的心理范畴和克罗索斯像一章的延续，更恰当地说，这项研究更为明确地阐述了该章的宗旨和研究范围。实际上，它将复本心理范畴的地位置于一种心态转变过程中，这一转变导致了 5 世纪希腊文化中真正意义上的复制品的诞生，即完成了从神灵形象到柏拉图意指的理想形象的转变。前者是超自然的实在在尘世的副本，后者则是模仿性的人造形象。有关这两个理想形象的论述和另一篇论文后来合成了一部文集。文集最早是发表在《心理学杂志》上，题为《柏拉图式模拟理论中的模仿和形象》，后来又成为《宗教、历史和理性》一书（马斯佩罗微型丛书，1979 年）中的一章，名为《复制品的诞生》。我对这个问题颇为关注，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时，我对此倾注了最大的精力，7 我希望不久的将来能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为充分的思考。

最后要补充的是，这部著作的最后一章“从神话到理性”论述了哲学的起源，对这一过程作了辨析和某种修正。

在有关希腊人及其心路历程的图像中——我深知，即使是那些在我看来几乎是确定无疑的东西，也终归要过时的——尚有一些空白有待认识。我试图填补其中的某些空白，尽管这种努力来得太迟了。对意志的研究就是如此。这部书中没有论及意志，但我曾与皮埃尔·纳盖共同发表《神话和悲剧》（《论证文献》丛书，第一卷，马斯佩罗书店，1972 年），这部著作向人们展示了 5 世纪古典悲剧中的人是如何开始对其行为负责、如何成为行动的主人及意志的控制者的——虽然他们尚不够坚定。在《古希腊的人与行为诸范畴》一文中，意志问题从一个更为普遍化的角度被再次探讨，该文收录在《宗教、历史和理性》一卷中。

从神话到理性：希腊思想的命运就在这两极之间徘徊，该书的末尾处对此作了全景式的论述。我和马塞尔·德蒂亚

那都对这种“梅蒂斯”（*métis*，智慧）作过研究，它是典型的希腊式的狡黠的智力形式，由各种计谋和机巧构成：实际的思想、与艰难险阻的拼搏、在斗争中与对手角逐——斗争的结局生死攸关但又难以捉摸。我们都曾试图找出这种智力形式的变体。对于处事谨慎、足智多谋的人，其梅蒂斯会使他取得起初看来不可能达到的成功。这种运用于行动中的智慧具有自身的运作规则、目的性及其作用模式。从古朴时代一直到希腊化时代，这一智慧形式在希腊文化中描绘出一道清晰而连续的脉络，它或处于那些伟大的理论和哲学之外，或处于它们的边缘。不管人们把它叫做狡诈、诡计，还是智慧、谨慎，这种希腊式的梅蒂斯（尤利西斯就是它的代言人、充满智慧的英雄）所遵循的是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道路，而且我现在倾向于认为，这条道路既非完全是神话式的，也不全然是理性化的。

弗朗索瓦·里萨拉戈（François Lissalague）对这个版本的索引作了订正和补充，对此我谨表谢忱。

让-皮埃尔·维尔南

导 言

收集到该书中的论文主题看起来相当分散，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主题是同一研究的不同方面。I. 梅耶松曾在法国倡导历史心理学的研究^①，近十年来，我们努力将这种研究应用于希腊学领域。我们的研究素材就是希腊学家和古代史专家等学者所耕耘的文献，但我们的视角是不同的。举凡涉及宗教（包括神话、仪式、形象化的表征）、哲学、科学、艺术、社会制度、技术或经济方面的事实，我们都把它们看做人的创作，看做有机的心智活动的表达。我们通过这些创作来研究过去的创造者自身的状况——我们不能将古希腊人与其社会背景和文化隔离开来，他们既是其文化的创造者，又是这种文化的产物。

这一事业并不轻松，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必然的间接性，而且因为它可能并不总是为人很好地理解。对于我们使用的文本、考古材料和事实，专家们会提出各自的问题和自己独特的方法；而关于人及其心理机能的研究，对他们的领域来说通常是陌生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过于关注当代的世界，以致难以对古典时代产生兴趣，他们将这种研究交给人文学者。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些人的好奇心有点过时。

10

然而，如果存在一种与文明史密不可分的人类内在历史

① I. Meyerson: *Les fonctions psychologiques et les oeuvres*, Paris, 1948.

的话，那我们就应重拾起几年前 Z. 巴布 (Z. Barbu) 在其《历史心理学诸问题》^① 中提出的口号：“回到希腊人那里去！”(Back to the Greeks!) 以历史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基于如下几个理由，向希腊人回归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这首先是由实际情况决定的。与其他文明相比，有关希腊的材料更为广泛，更为多样，研究也更为透彻。无论是社会政治史，还是宗教史、艺术史和思想史，我们都有许多准确可靠的著作可资利用。这只是希腊学既有的优势，此外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古希腊的创造物与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构成颇有差异，这足以令我们产生某种身处异境的距离感，这种历史距离感又足以让我们认识人类的沧桑变迁。同时，这些创造物又不会像其他文明那样，让我们感到如此的陌生。它们传承至今，未曾中断，我们一直依附的文化传统中依然有这些生生不息的因素。它们离我们已很遥远，我们可把它们当做客体、当做他者来研究——当然，现代的心理范畴并不完全适用于这一研究；但是，希腊人离我们又是如此切近，以致我们可以跟他们进行交流而不会遇到太多的障碍，可以明了他们著作中使用的语言，可以通过文献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他们意志和行为的构成方式——一句话，他们的心智结构。

还有最后一项理由使研究人类内在历史的学者转向古典时代。希腊在几个世纪内经历了决定性的变迁，无论是在社会生活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这一时期，希腊产生了城邦和法律；最早的哲学家们开创了理性思维方式；知识在有序地增长，并形成不同的学科：本体论、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医学、伦理学、政治学；希腊人还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

^① Z. Barbu, *Problems of historical psychology*, Londres, 1960.

和表达方式，并以此来表现当时人类的经验所未曾认识的事物，这些表现方式有：语言艺术中的抒情诗和悲剧，造型艺术中的模仿技艺——雕刻和绘画。 11

所有这些领域内的创新都标志着一场深刻的心态变化，我们可把这一变化看做西方人的诞生，看做一种真正的精神活动的焕发，正是这种焕发产生的价值使我们认识了这个时代。事实上，这一变化不仅关涉智力活动和推理技巧——从古朴文化的宗教人（homo religiosus）到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和理性的人，这种转变影响了整个思想领域和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象征符号的使用和表达方式、时空、因果、记忆和想象、行为组织、意志、个性——所有这些思想范畴的内在结构和相互关系都发生了转变。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希腊学家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关注超过了任何其他问题：一是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二是人的观念的逐步演进。我们曾以不同的方式探讨过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个总体性的课题，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则要局限于一个特别的领域。为避免误解，我们有必要明确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看法。本书的最后一章名为“从神话到理性”，但我们并非试图研究普遍的神话思维，我们只想说明，并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的理性思维。相反，我们在著作的末尾强调，希腊人并没有创造这种理性，而是创造了理性中的一种，他们的理性与其历史环境相联系，与今天的理性是有区别的。同样，我们也相信，在所谓的神话思维中，存在着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组织方式和逻辑类型。

就希腊来说，我们认为从赫西俄德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演进基本上遵循一种双重路线：首先是自然世界、人的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这三者通过神话想象或多或少地相互混杂和接近：这种想象时而将不同的领域